

名山事业 鲁殿灵光

——评黄灵庚的《楚辞章句疏证》

曲冠杰

屈平辞赋如曜灵丽日、皓魄当空，炳焕百代，朗耀千秋，然其能二千余年流传不替者，王叔师之《楚辞章句》与有功焉！

“章句”者，分章断句，注释文字，训诂名物，疏通经义，本为翼经之作。先秦已有此体，如《韩非·解老》诸篇。古文经学，盛于东京，训诂疏证，经义昌明。旁及楚辞，扬贾马郑，而叔师尤肆力于屈骚，慕其清高，嘉其文采，哀其不遇，而愍其志，以为其文温雅，其义皎朗，金相玉质，百世无匹。故仿经注而释《楚辞》。时去古未远，而又当斯学之盛，附骥先贤，而终集大成，宜其书出而诸书废，使绝代鸿文，流传不坠；千古贤士，声名奕世。后之治《楚辞》者，罔不以此为蓝本，而奉之为圭臬。此不惟此不惟屈氏之功臣，亦中国文化之功臣也。

惟叔师不脱经师旧习，执六经而释《楚辞》，言必称周孔，义必附君臣，胶柱鼓瑟，时有拘牵，其称《离骚》为经，不惟蛇足，而解经为径，尤属穿凿。而章句问世已二千年，古今睽隔，音义嬗变；且版本纷繁，歧误甚多，实有勘正之必要，而始终无人问鼎。《疏证》一书出，此憾可消矣！

著者黄君灵庚，生于浦江，少被流风余韵，长而负笈西陵。山明水媚，揖江湖之淑气；耳提面命，得名师之亲炙。复入黉舍，坐皋比于婺州，神交灵均，悼精虑于《楚辞》。尔来四十余年矣！余初识黄君于金华北峰之下，初平叱石成羊灵异之地。黄君性情朴讷，骨相清癯，一望可知为志学苦行之士。故能埋首笔耕，而终有此硕果也。

治学当循门径，读书须求善本。得其门而入，时省业显；得善本而读，功倍事半。古书抄写刊刻，实多鲁鱼亥豕之误，于是有校讎之学，至清而极盛，名家辈出，如顾千里、黄丕烈，其所校之书，向为学者所重。此实朴学之一端，亦学者之看家本领。故读书之善本，非仅宋元旧槧，实少舛误之谓，故名家之精校本称最焉。《疏证》一书萃集海内外现存《楚辞章句》独行合刊之本，胪列异同，择善而从，版本之众，别择之精，校刊之审慎，未之有也。《疏证》一书洵可称《章句》之善本焉！

乾嘉之世，古文经学复兴，朴学鼎盛，休宁首倡以音训明义理之说，天下翕然从之，是以有清经师，率皆覃精小学，其最著者，在皖与吴，吴则定宇、良庭，嘉定昆季；皖则东原、茂堂，高邮父子。而皖尤称焉。东原之疏证《方言》，金坛之注解《说文》，皆学者所宗。而二王更总训诂之大成，石臞之《广雅疏证》，《读书杂志》、伯申之《经传释词》、《经义述闻》，驱遣经史，出入群籍，广征博引，梳理归纳，新说时见，胜义层出，破千古之鸿蒙，解百代之悬疑，真学海之宝筏，治学之金针也。王氏怀祖为段若膺誉为“天下第一人”；《广雅疏证》一书，为其“殚精极虑，十年于兹”之所作，魏博士张稚让仿《尔雅》之例，取其不载之词，悉著是编，与《尔雅》相羽翼。而“疏证”一书，详微约取，触类旁通，“尤能以古音得经义”，故妙义纷披，创获宏富，远出时人钱大昭《广雅疏义》之上，而为后学所称。黄氏昌言，以《广雅疏证》为鹄的。是知其圭臬所自，源自有清之朴学。而其治学之涯涘，又非清儒所能囿。如殷契金文，考古新证，黄氏于观堂先生二重证据法，可谓深有会心，游刃有余矣。

晚清张南皮著《书目答问》，示诸生治学之门径。以为“由小学入经学者，其经学可信；由经学入史学者，其史学可信”；“以经学、史学兼词章者，其词章有用”。此不替之论也。治学之道，首重小学，究周官六书之旨。字义不明，则经义不彰。指事、象形、会意、形声，因形而求义；转注、假借，循声而通变，故须辨字形，通训诂、明音韵，而后可谈治学。是以小学为本，经学为干，史学为枝，辞章为叶。本固干直，枝繁叶茂。虽时移世异，新学繁兴，自当与时俱进。而治国学者，犹为不易之论，未可轻掷。黄氏此作为又一明证也。而今世学者往往讥其为繁琐而不屑为之，或学力不逮而不能为之，故难免流于空疏，甚或郢燕说，故《疏证》一书实有匡时补弊之功焉！

方今学位成敲门之砖，职称为躐等之阶。于是人尚奔竞，举世如痴。先之以请托，继之以苞苴。学界俨然商界，学人犹如贾人。工夫多在诗外，学问首务钻营。成均俨然衙署，函丈犹如胥吏。于是堂堂学士，竟有梁上君子；煌煌大著，或出假牛布衣。泡沫拂天，斯文扫地。至有教授满街，博士多如之诮。更有墨敕斜封，妨贤丑正，斯文道丧，至此极矣！而黄君独能自疏沼淖，皤然不缁，覃思精虑，株守青灯，心无旁骛，业有专攻，视名利如敝屣，以学问为生命，此真空谷之幽兰，学者之典型也。是知学问一途，寸积铢累，无终南捷径，天道酬勤，岂虚言哉！

今之为学，或袭取皮毛，生吞活剥，以方凿圆枘之论，作哗众取宠之文。而称之为学贯中西。或畛域分割，老死不闻，以井蛙之所见，发洋洋之鸿文，而称之为专精之学。治明清者，无论魏晋；攻小说者，罔知诗文。更有附会穿凿，乃至全藉想象，以无根之谈，发怪异之论，于是索隐之灰复燃。悠谬之说繁兴，黄君为学，务在专精；根基坚牢，不失博大。历时卅年，终有所成，黄君之作，千锤万击，纯钢百炼，可谓精金美玉。以字数衡之，硕果万言，字字血汗；以质量言之，踵迈前贤，堪称经典。

文贵清通简约，书尚要言不繁，刘彦和所谓“析辞尚繁”。此不仅省读者之时日，亦可使作者之旨意显豁，休宁之注屈赋，可证此言。然由简入繁易，易在堆砌；而由繁入简难，难在断制。冗芜往往为人所垢病，故古今论文者皆以简要为优。以此苛责《疏证》，似可再加锤炼。至于寻章摘句，指点瑕疵，实有望于方家，岂不佞所能置喙者也。

（作者通讯地址：曲冠杰 北京市《光明日报》编辑部 100062）

（责任编辑：晓文）

清话的魅力

——傅璇琮先生《学林清话》读后

尚永亮

近读傅璇琮先生《学林清话》（大象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版，下简称“傅著”），眼睛为之一亮。就我的读后感而言，这实在是一部内容独特、极具特点且富于魅力的新著。

说它内容独特，是因为该著是一部时间跨度近三十年、收罗序文达七十三篇的序文专集，其所序对象，为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海内外学术界极有成就的一批学者的学术专著，这些专著研究的领域上起先秦，下历汉唐及宋元明清，直至现代。一册在手，不仅可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学者的研究实况，而且可以洞览近三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走势。说它极具特点，是因为该著作者身为著名古典文学专